

曾纪鑫 著

历史是喜欢同人们开玩笑的

拨动历史的转盘



巴蜀书社



● 曾纪鑫
著

拨动历史的转盘



巴蜀书社

2001·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拨动历史的转盘/曾纪鑫著. - 成都:巴蜀书社,
2001.12
ISBN 7-80659-294-6

I. 拨... II. 曾...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233 号

组 稿:谢艺波
责任编辑:谢艺波
封面设计:刘 伟

本书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即为盗版;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6636481 6241146



拨动历史的转盘

曾纪鑫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30 千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59-294-6/K·26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改变历史（自序）

曾纪鑫

我们呱呱坠地降临人世，不管承认与否，总之是一下子就跌进了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它从幽邃浩淼的远古流来，穿越茫茫时空，时而舒缓时而奔腾，时而曲折时而顺畅，时而忧伤时而欢乐，时而喑哑时而嘹亮……以一种叹为观止的恢宏奇崛、斑斓多姿与坚韧不息一直流到今天。现实，是历史的浓缩与延伸；历史，就在我们生活着的现实之中。而那继续流淌的绰约丰姿，便是未来的诺言与预示。

人类的个体生命不能以自然生死来限量，每个人都降生于先他而在的历史之中。历史积淀的成果是文化，文化赋予人们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行为方式与生活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从历史脱胎而来，自第一声长啼开始，就有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我们的人生。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们只能戴着沉重的镣铐在历史宿命的阴影下蹒跚起舞，而是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with 内在潜力，在适应、消化、融合的前提下扬弃、改变、创造，而经过丰富、发展、超越后的

现实，于后人来说，就是一种新的历史。我们的个体生命就这样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汹涌澎湃，永远前行。

因此，那已然消逝的每一历史阶段，都包蕴着相当密集而丰富的信息与内涵，这些信息与内涵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与意义，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历史虽然没有终极目的，但我们只要溯时间之河而上，就可发现一条清晰可见的脉络，寻出颇富意味的规律。

就个体生命而言，紧要关头的转折与抉择至为重要，它往往影响乃至改变个人的一生。历史也是如此。在那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它以一种饱经沧桑、见惯不惊的从容态势缓缓向前，每到狭窄之处，就突然变得急流回漩、左冲右突、气势恢宏、惊涛拍岸、桀骜不驯。历史，就这样进入了它那少有的关键性裂变阶段，仿佛于不经意的一瞬间，它就换了颜色，变了模样，改了航向。“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偶然，往往在这种惊风雨泣鬼神的转折关头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于这看似不经意的历史偶然，一位学者设举过一种十分形象的例证：

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丢失一颗不甚起眼的铁钉，结果以帝国的覆亡为代价。一个细微的起点，一串偶然的过程，导致一个令人无法预料的惊人结局。虽然这一例证不无神秘与夸张色彩，但其中的假定、辩证与推理极具启发意义。

一部历史，便由这些各种各样的不甚确定的偶然构成，周期越长，偶然性越多，也就显得愈益繁杂。

历史偶然总是通过某些代言人予以体现。

这些代言人便是人类的强者、历史的弄潮儿——伟人、英雄与豪杰。

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

如果说英雄是历史链条中环环相扣的偶然，那么人民就是贯穿于历史过程中的一根主线与红线——必然。

必然往往通过偶然而起作用，那些看似不可捉摸的历史偶然性，正是包含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

如果没有偶然，必定陷入历史的宿命。惟有不可捉摸的偶然性，历史才会显得那么斑斓生动、摇曳多姿，个人的能动作用才能够在一个广阔的空间得以发挥、施展。

无数的个体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就会构成某种无可更移的必然，影响并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

偶然性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大小、效用正负、时间长短，取决于必然性的广度与深度。

有人假设，如果商纣王不囚禁周文王，就不会有周文王潜心致志花费八年时间推演被誉为中国文化之源的《周易》，商朝就不会与西周结为死敌，也就不会有商代的灭亡与西周的建

立，那么，一部中国古代史及中国文化史将重新改写。其实，中华远古的巫术文化已经发展到了抽象归纳的第三阶段，如果不是周文王，也会出现另一新的“神祇”来完成这一推演任务。而西周的强盛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当它发展到与商朝势均力敌的程度，双方的矛盾、冲突与战争势不可免。历史，只不过将这一必然使命寄托在周文王身上，构成了某种历史的偶然与巧合。

有人认为，秦始皇如果不是死于巡行途中，而是崩于咸阳皇宫，或是晚死几年，就不会有赵高的矫诏事件发生，继位的当是公子扶苏，事情就不至于被秦二世胡亥弄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秦国乃至中国的历史，很可能是另一番光景。事实上，秦始皇的暴政早就弄得民怨沸反，岩浆已在地底奔撞，秦始皇之死不过是岩溶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突破口，从而加速了火山的爆发而已。

有人说，如果当年德国不允许列宁过境返回俄国，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爆发，一部世界现代史将大为改观。其实，十月革命的爆发并非取决于列宁个人，而在于俄国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列宁是在革命的风暴已经酝酿成熟的前夜回到俄国的，即使德国阻止列宁过境，俄国革命党人也会推举出另一位新的领袖。列宁回国与否对革命的爆发并无影响，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但在起义的具体时间、方式、特色、结果等方面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打上了列宁的个人色彩。

.....

然而，当我们回首历史，人民（历史群体）的背影总是显得那么依稀朦胧、模糊漫漶，而英雄（历史个体）却显得格外

突出，犹如闪烁的星辰，照亮了黑暗的夜空，述说着已逝的岁月，支撑着历史的苍穹，点拨着后世的迷惘。

个体的历史作用谁也无法否认，特别是神话时代与英雄时代尤然。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改变了历史的航向与进程。改变并非创造，但其中肯定包孕着许多创造的因子。中国历史，便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环境中经历了无数英雄的改变与创造，或急或缓、或深或浅、或宽或窄地向前推进着，发展成独具一格的亚细亚文明体系，直至鸦片战争爆发。

本书从“改变历史”这一角度，选取了古代社会（上古至鸦片战争）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过巨大深刻影响的十一位典型代表：周文王、吕不韦、秦始皇、刘邦、董仲舒、曹操、拓跋宏、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吴三桂。他们都是些如雷贯耳的历史人物，作者无意、也没有必要重复前人的话语，而是将其还原于当时复杂纷纭的历史舞台，置放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与广阔的历史空间，以当代全新意识，对其时代背景、生长环境、独特经历、复杂心态、人格力量、智慧经验、功过是非、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观照与比较、透视与研究、描述与反思；重点突出那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是如何通过个人的活动作用于世，不仅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改变着历史的昨天与今天，还将继续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前途与命运；从看似不经意的历史偶然中寻出不可逆转的必然规律，把握历史脉搏与发展线索，以此勾勒出一幅中国历史发展的斑斓图景。

在写法上，作者也将尝试一种新的体裁与形式，力图打通文、史、哲之间的关系与通道，把历史与历史人物作为载体，以哲学的精神审视它反思它，以文学的方式描摹它再现它，将文学、历史与哲学融为一体。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历史的转盘在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操纵下，通过一个个走马灯似的“英雄”不断地拨动着，旋转不已，一直转到了今天。天翻地覆的政治事件、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早就化为股股云烟飘散、消失在历史深处，犹如一道道流血的巨创，再大也可被时间缝合、痊愈。巨创不再，但伤疤永存。这疤痕就是代代积淀、凝聚而成的传统文化，它们形成一种民族潜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断地作用于历史、影响到今天，无声无息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个人信仰之中。

回望历史是为了活得更加清醒，研究历史是为了变被动人生为主动出击，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如果有一天，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客观必然全在人类的认识与掌握之中，从而择优选取最佳时间、最佳人物、最佳途径等机动、可变偶然因素，按照人们认可的理想模式加以以改变、创造，那时的人类社会，当是一番怎样的光明与灿烂？

2001年3月于武汉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
人民创造历史？这一似乎已
成定论的问题现在又交到了
读者面前。

一个个鲜活而独特的生
命：吕不韦、嬴政、刘邦、
曹操、拓跋宏、赵匡胤、朱
元璋、吴三桂……跃然纸上。
他们狂放不羁、大逆不道、
甚而至于流氓无赖，种种为
正道所不齿的德行改变了历
史的进程，是偶然？抑或是
必然？

“千古兴亡多少事”。作
者用现代人的全新意识，笔
走偏锋，从独特的视角解析
历史，并告诉我们：历史是
喜欢同人们开玩笑的。



作者简介

曾纪鑫，男，1963年生于湖北省公安县。当过农民、教师、干部，后考入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1990年毕业后即从事专业创作。曾任湖北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副所长，现为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专业作家。

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发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500余篇，收入数十种选集，并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级奖励。创作出版个人专著十多部，主要有大文化散文集《千秋家国梦》，长篇小说《千年诱惑》、《死亡之约》、《特殊罪犯》，中短篇小说集《青雾缭绕的岁月》等。

责任编辑：谢艺波
封面设计：刘伟

ISBN 7-80659-294-6



9 787806 592946 >

目 录

改变历史(自序)	(1)
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	(1)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	(33)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	(68)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	(100)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132)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	(153)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	(185)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	(212)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	(239)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268)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	(302)

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

1

《易经》，一般称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左传》一书。至西汉时，儒家学派将《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著作奉为经典，名曰“六经”，《周易》这才被称做《易经》。

《周易》一书到底成于何时？对此，《周易大传》曾以一种把握不定的疑虑口吻写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尚未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肯定结论，但大都认为该书成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际或之前。

那么，作者又是谁呢？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史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写有“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语。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为商朝末年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周族领袖，故称西伯。当

然，也有人因为《周易》64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煌煌大著。

它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错综复杂的卦爻符号令人眼花缭乱、简略古朴的文言语汇几乎不知所云、枯燥艰深的哲学内蕴密码般难以破译、包罗万象的繁复别致一时无从言明……《易经》以一套古奥艰涩的话语系统，向我们诉说、展示的是一个遥远、朦胧而游移的陌生世界。

它像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迷宫：这里，既有远古的愚昧与浅稚，也有文明的智慧与深邃；既有僵化腐朽的文化因子，也有现代科学的朗朗光照；既有天人合一的融融交响，也有焦虑矛盾的痛苦撕扯；既有唯物的辩证，也有唯心的神秘；既有恬淡幽静、舒缓寂寞的小桥流水，也有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易经》将这些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又简单，既绚丽又平淡，既古朴又现代的对立熔于一炉，总是搅得我们晕头转向，无法理出一个了然于胸的明晰世界。

它像一座庞大的综合知识宝库：组成《易经》的硬件，即原有的文字与符号并不多，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就可全部囊括，

然而，它却集中国古代天理、命理、圣理、数理、哲理、心理、文理于一体，举凡哲学、史学、数学、美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文字学、符号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层次的自然社会学科，似乎无所不容。诚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它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空筐：《易经》除了它本身固有的惊人容量外，人们还可将大千世界一些新的发现与发明、认识与解说等各式形形色色的东西装入其中，它也就像一个神奇的魔筐，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容纳得了，消化得了，解释得通。

.....

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奇书、异书呵！

我第一次接触《易经》，除了陌生茫然，更多的是无所适从。我不知怎样来阅读它理解它破译它，只有借助注家们的解释与诠说。看得多了，注家们不仅大同小异，更多的则是自己都没弄懂就来装模作样、指手划脚，还有的则是自己钻了牛角尖走入迷潭进了死胡同之后又来误导读者。

要想深刻地认识理解某一事物，抵达本质进入胜境，除了前期必要的引导外，更多的则靠自己的执着追求、艰苦努力与不懈探索。研习《易经》更是如此，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与文化智慧综合宝库的神秘主义代表作品，除了常规的分析拆解，逐一串通外，更得依靠个人的灵气与悟性予以总体把握。阅读《易经》，得摒弃浮躁的心态入静入定，细细地揣摩、咀嚼、品味，慢慢进入《易经》那一个个古典文字所营造的独

特氛围与神秘的强力“气场”之中，与它展开喁喁对话，由遥远而贴近，由陌生而熟悉，由神秘而理解，由深入而亲切，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才有可能产生摩擦、对撞与交融，进而迸射出耀眼的火花，激荡出一个光彩夺目的灿烂世界。

十多年来，我不知捧读过多少个不同版本、不同注家的《易经》，有时，我似乎窥其堂奥，进入了它的深层内里；有时，我觉得还在它的外围兜圈子，只抓住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皮毛；有时，我恍惚间与它融为一体，天上人间，遨游八极；有时，我又感觉着自己与它是两套相互拒斥的不同系统，无法认同那容纳其中、附着其上的杂质……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它那独特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磁铁般牢牢地吸附着你，它促你潜心思考、探颐索隐，它使你留连忘返、乐此不疲。

越是深入其中，你就越觉得《易经》实在是太博大太艰深太古奥了。自古至今，历代儒生皓首穷经，读《易》不辍，注家不下千余，留传下来的论著大约三千多种，几乎每年就有一种问世。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勤奋苦读而至编连竹简的绳子都断了多次。尽管如此，孔子仍不得不叹道：“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又曾言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连千百年来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的孔子于《易》尚且如此，其古奥艰深、奇异独特、恢宏博大由此可见一斑。

《易经》，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我国古代所有学问的哲学思想皆源于易学；它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宣告了中华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信史时代的开

始；它自诞生之初，就以其勃勃生机，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地冲刷、改造着我们脚下这块既贫瘠又肥沃的土壤，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之所以演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似乎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文化渊源与发展轨迹；它不仅在本土，即使在欧美、日本、东南亚也有广泛的知音；它至今仍然风采翩翩、熠熠生辉，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东方乃至整个世界。

2

且让我们将目光推向渺远的历史深处，以探寻《易经》的诞生与发展之源。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那么，其源头则可追溯至公元前 3000 年。那破晓而出的东方文明曙光照临着的，便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其实，那时的华夏民族，已初步摆脱了原始的蒙昧状态，完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革命转变，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开始安安稳稳地居住、生活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

以我们今日的眼光而论，那时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原始的野蛮状态。殊不知，就是这道初现于华夏民族头上的一丝文明曙光——传说时代，也是人类在蒙昧的黑暗时期艰难地摸索了几百万年的结果。

据有关考古资料表明，大约 500 万年以前，人类才由古猿开始缓慢地向原始人进化；约 400 万年前，原始人诞生；约 300 万年前，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地四处流浪靠寻找、采集食物为生；约 50 万年前，人类的直